

美人魚的期待

美人鱼的期待

鲍昌小小小说集



作家出版社

美人鱼的期待

——鲍昌小小说集

作者：鲍 昌

责任编辑：陈晓帆

责任校对：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苏彦斌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76 千

印张：8.875 插页：4

印数：0001—8.000 册

版次：1989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64-0/·263

定价：2.9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鲍昌，男，一九三〇年生，一九八九年二月逝世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盲流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动人的沉想》等。其短篇小说《芟芟草》曾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目 录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第一辑 萃华街记事

夜间“的士”	3
啊，芝麻	6
安徽来的小保姆	9
联邦德国马克	12
塌陷的“黑洞”	15
买猪头	18
凝住的痰	22
鬼 影	26
好学生	30
哆嗦的酒杯	33
永恒的苦笑	37
“铃木50”	41

冯狗子	45
鸳 盟	49
红学家	52
模具厂的理论家	55
“程门立雪图”	59
二虎子	63
比 邻	67
爱在人间	71
“人梯”队员	75
甜甜的一笑	79
“太阳之吻”	83
“锁麟囊”	88
蒲公英	92
变调箜篌	97
幽 会	102
“失踪”了的敲门声	106
两帧照片	110
父子之间	114
败 火	118
“波普艺术”	122
丽妮餐厅	126
乌鸡与圆鱼	129
植 树	133
吴 伦	137
方便面	141

龙年大吉	145
胡天儿	150
“瘞旅文”	155
畅销书	159
康熙瓷	163

第二辑 “桃花三月天”及其他

桃花三月天	171
不速之客	173
月亮和星星	176
背	179
荷 香	181
琴 怨	184
未了的债	187
雨夜的逡巡	189
拂晓的灯光	192
恩 怨	195
玉兰树	198
孔门淑女	201
野花与禅	204
豆蔻年华	207
临街的窗	210
流不出眼泪	213
告 别	216

第三辑 “美人鱼的期待”及其他

美人鱼的期待	223
拉玛的后裔	228
四度簇	232
白鬃烈马	237
积石山	241
孔子像	245
动物标本馆	250
小小的榆树叶	254
耶鲁王子	258
电视节目	262
词典的联欢	266
耗子大爷	269

序

大约是1985年底，我产生了创作小小说的念头。产生这个念头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从天津调到北京，在中国作协做日常行政工作，已经难得有充足的时间写作了。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社会活动之余，只能写点散文、杂文、评论之类的小块文章。若写小说，也被迫地要把篇幅缩小。所以，时间的短缺，是我要写小小说的客观原因。

从主观上说，近几年来我在追求这样一点，那就是在精炼的篇幅里，凝集着尽可能多的艺术信息。这是信息论美学的原则之一。说白了，也就是“以小见大”、“见微知著”的艺术表现的经济原则。当今的世界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，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达到了“爆炸”的程度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，鲜有时间去阅读卷帙浩繁的巨著，因此，所谓微型小说、微信息小说应运而生，在国际上颇为流行。这种情况，也激励了我来从事小小说的创作。

我在1986年初发表的一组小小说，曾冠以《萃华街记事》的总题。原意是通过一条虚设的街道，写出当前市井一角的生活变化和世态人情。由于篇幅限定在一千五百字左右，故必须讲究构思的精短与笔墨的俭约。所用的手法，以写实为主；但风格却侧重于讽诫。我在第一组小小说之首，冠之以

夜 间 “的 士”

善善则颂美之，恶恶则风刺之，苟不能本此二道，犹土木偶不主于气血，何所尚哉！

——吴 融

晚上八点半，卢小婷同新结识的男友(不如说是一夜的情人)温良谨，挽着手走出都丽饭店自动启闭的玻璃大门。卢小婷头上的“香波”味和温良谨口中的酒气，随他俩一同飘下了水磨石台阶。停车坪上有十几辆“的士”，他俩立即扑向最靠近的一辆。这辆“丰田”改装的“的士”黑着灯，空着座。温良谨拉开车门，卢小婷一闪身便钻了进去。

黑影里的司机回头一瞥，但迅即转过头去，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。卢小婷意识到他在等待指令，便细声细气地说：“东河沿大街五十六号！”

她刚说完，温良谨便纠正说：“不，开到苜蓿地二十八号

楼！”

“嗯……”卢小婷撒娇地甩出鼻音，表示不同意。

可是温良谨一掐卢小婷大腿，把她制止住，继续向司机发出指令：“听我的没错，苜蓿地二十八号楼。”

司机没任何表示，立刻启动了。

车启动后，卢小婷悄悄把头靠在温良谨左肩上。反正车厢里没灯，温良谨也大胆地用手搂住她的腰。说实话，今晚他俩的心情都很好，卢小婷尤其高兴。她和几位哥们、姐们创办的华兴公司，由于温良谨的立达公司鼎力相助，不但度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经济危机，而且合伙搅成一笔真正是“倒二爷”式的爆门生意。对付好了，翻手就是七千块。所以她真有些醉意了，这不仅仅是法国香槟酒的力量。

奇怪的是，木头人似的司机，不知为什么把车内的后照镜向上边推了推；而且在萃华街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了。看意思，他不想走萃华街这条道，反而要绕个大弯去苜蓿地。

温良谨发觉了这点，质问司机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拐萃华街？”

“萃华街？”卢小婷警醒地离开温良谨肩头，说：“不，不走萃华街，往前绕好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温良谨说：“萃华街是近道啊！往右拐，拐萃华街！”

司机只好听从指令，向右拐了。

“你为什么想绕远？”温良谨问道。

“这你别管。”卢小婷答道。

“跟你说，”温良谨解释地说：“我们那座楼刚搬进几家，

电梯到九点钟为止，咱们得抢时间啊！”

卢小婷不反驳了。她想起了温良谨父亲——一位离休部长给他弄来的三间大单元，那豪华的组合柜，那曾一夜销魂的席梦思床……还有录相机呢！正是那一夜，她看了温良谨不知何处搞来的进口录相《午夜鸳鸯》。

但是她把头偎在温良谨胸前，好象不愿看萃华街的街景。却在这当儿，汽车突然放慢速度，被街心的喧嚷人群阻住了。一个老汉，伸手拦住汽车，接着又来敲车窗。原来，老汉搂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小孩，要截车去医院呢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卢小婷听见那老汉的声音：“太巧了，良佩！你儿子叫野孩子开瓢啦，快送医院去。”

卢小婷像触电一般，噢的一叫，推开车门便下去了。温良谨为之一愣。这当儿，被人叫作良佩的司机回过头对温良谨说：“你下车吧！我得送我儿子进医院，不能送你了。”

“这——”温良谨无法，只好下车，然而，他发现了更奇怪的事：满脸流血的小孩瞥见了卢小婷，高喊了一声“妈妈”！围观的人都把视线移过来，卢小婷却掉头就跑。

“别喊她妈妈！”司机用手堵住儿子的嘴，把儿子推进车厢。

“这——怎么回事？”温良谨向司机睁大眼睛问。

“这没什么，孩子认错人了。”司机说着钻进车内。

“那车钱呢！”温良谨在掏钱包。

司机回过头，对温良谨——其实更像对卢小婷厉声地说：“花你们的钱，我嫌脏手。”

车门一撞，汽车向前驰去。

啊，芝麻……

节气到了中伏，萃华街的小气候高到34°C。人们一吃完晚饭，就都把板凳搬出来，葵扇啪啪地响，乘凉来了。

闻名全街的“气不愤”老大爷走过来，用沙嗓儿可街地喊：“嘿，咱萃华街要出现眼的事儿啦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七嘴八舌地问。

原来是这档子事：打去年起，萃华街一批待业青年办了个百货店。三间门面，铺面不大，可货物的花色品种够齐全的。前几天，不知哪位爷兜揽来一项生意：给日商公司推销一种恤衫，进货价格极低。但是有个条件：他们得为这种商品做番宣传，方式是全体销售员身穿这种恤衫一个月，每天定期播放该公司的《社歌》。所有这些活动，要拍成照片寄给日商公司，以为证明。

甬说，“气不愤”老大爷这个“路透社”消息，立即在全街引起轰动。

当天晚上，各个销售员的家长，就跟其子女进行了若干精彩的对话：

“德才，拿来我看看是什么恤衫——哟，这印的是什么图案啊！人模鬼样的，你穿上它不嫌寒碜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？这是今年国际流行式样，带劲着哪！”德才满不在乎。

“亚梅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就为了捞几个钱出洋相？”

“说的是哪！可头儿说了，这笔买卖划得来。”亚梅犹豫地。

“玲子，为了几个钱，咱可犯不上出去散德行！”

“我，我——”玲子说不出话。

……不管家长们怎样劝说，改变不了经理德才的经营决心。第二天起，百货店的全体售货员一律穿上了这种恤衫，胸前是唐老鸭与米老鼠的混合体，背后是赫然的三个日文红字。在售货员忙出忙进中，录音机在高声播放《社歌》。人们听不懂歌词，只听见它的谐音：“啊，芝麻……啊，芝麻……”鼓点像雷阵雨，小号像公鸭叫。过往行人，全皱起眉头。

这还不说，德才还找来一个人照相。好向日本人交差啊！“气不愤”老大爷气得没法，抬头纹一纵一纵的。

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时刻，玲子的二爷爷来了。二爷爷是离休的报社副总编，还带来一位摄影记者。二爷爷对记者下令说：“他们要照相，咱们也给他们照一张。”

“您这是干吗？”德才上来拦阻。

二爷爷说：“你看过晚报吗？那上面有‘立此存照’的一栏，我让你们去亮相。”

“哟，这不是寒碜我们吗？”

“那你就怕寒碜中国人？”

德才语塞了。二爷爷教训般地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们，年轻人！我年轻时干革命，出生入死，是从抵制日货开始的。现在实行对外开放，我完全赞成。可你们也得节制一点，当心自己把自己给卖了。”

“气不愤”老大爷也跟着喊：“我不管什么‘啊芝麻’，再出洋相，我要把芝麻磨出香油来！”

一阵鼓掌，玲子挂不住了，她气昂昂地说：“谁愿意穿这缺德物件！”一转身，到里屋换衣服去了。亚梅做了个怪样，也跟了进去。而德才请来照相的小伙子，似乎被人群挤没了。

闹剧结束，人群渐渐散去。德才瞪着二爷爷的背影，发狠地说：“离开老皇历就过不了日子。哼，这是什么时代，不是说要把经济搞活吗？”

安徽来的小保姆

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。萃华街上再热闹，可也少不了凌焕彩夫妇这样的人。这倒不是说他俩诙谐幽默，可以调剂众人的生活。恰巧相反，他俩是太严肃了。夫妇俩全在内燃机研究所中工作。紧张、严肃得就像他们永远画不完的图纸。家中的做饭、洗衣、看孩子外带喂猫，全交给了一个安徽来的小保姆。

小保姆年方十八，名字叫焦小花。凌焕彩夫妇同她处得不错，每月付与工资四十元，管吃管住；若是星期日带她同逛公园，少不了还要给她买客冰淇淋。焦小花常对她的同乡姐妹(要知道，她们在这个城市里是结成个安徽帮的)自豪地说：“什么？你们的主人都抠门？我这家才不哩！”

那当然不假。凌焕彩夫妇花在她身上的钱，占去全家收入三分之一多，这她眼睛里汪着水，看的清。

可有那么一天，焦小花引来一个从家乡(无为县吧！)来